

# 卷三十四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六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閒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

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

多少英雄。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能文的倚馬

時。幾張紙。盡不完。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

不熟飯鍋。最是那癡朱惜董。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 卷三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拍案驚奇

72. 12. 10  
7  
4. 7

44  
296  
(10)



卷 三十四之  
三十六  
止

双紅堂  
小説  
38(10)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百家齋音卷三十四

聞人生野戰翠浮屠

靜觀尼畫錦黃沙術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未迷人入自迷

不是三生應別此

直須慧劍斷邪思

話說世間齊眉結髮多是三生分定。儘有那揮金霍五百計千

方圖謀成就的。到底却捉个空。有那一貧如洗家徒四壁。似司

馬和如的。分定時不要說尋媒下聘。與那見面交談。便是殊俗

異類。素昧平生意想所不到的。却得成了配偶。自古道。姻緣本

是前生定。曾向蟠桃會裏來。見得此一事非同小可。只看從古

至今。有那豈窳奴黃衫客。許虞侯。那一班驚天動地的好漢也。

只為從險阻艱難中。成全了幾對鬼夫婦。直教萬古流傳。奈何





平人見个美貌女子便待偷雞引狗滾湯。想永遠做夫妻。奇奇怪怪。用尽機謀。討得些便宜。枉玷辱人家門風。直到弄將出來。十个九个。死無葬身之地。說話的。依你如此說。怎麼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好騙的。到底無害。怎見得便个个死於非命。看官聽說。你却不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夫妻自不必說。或是些閒花野草。也只是前世的緣分。假如偷期的成了正果。前緣湊着。自然配合。好騙的。仗身沒事。前緣償了。便可收心。爲此也有這一指。自與那癡迷不轉頭。送了性命。的不同。如今且說一个男假爲女。好騙亡身的故事。蘇州府城有一豪家。莊院甚是廣闊。莊園有一尼庵。名曰功德庵。也就是豪家所造。庵裏有五个後生尼姑。其中只有一个出色的。姓王

乃是雲游來的。又美麗。又風月。年可二十來歲。是他年紀最小。却是豪家主意。推他做个庵主。元來那王尼。有一身會嚇的本事。第一件。一張花嘴。教黃道白。揶揄話西。專一在官宦人家打。是那女眷們。沒一个不被他哄得投桃的。第二件。一付溫存情性。善能體察人情。隨機應變的幫襯。第三件。一手好手藝。又會寫作。又會刺繡。那些大戶女眷。也有請他家裡來教的。也有到他庵裡就教的。又不時有那來求子的。來做道場。保禳災悔的。他又去。貴人家。及鄉村婦女。都約到庵中作會。庵有淨室。十七間。各備床褥。衾枕。要留宿的極便。所以他庵中沒一日沒女眷來往。或在庵过夜。或幾日停留。又有一輩婦女。赴庵一次。過再不肯來了。的。至於男人。一个不敢上門見面。因有豪家出告。



示禁止遊客閒人。就是豪家妻女。在內。天。九。七。八。嫌疑。恐怕罪  
 過。不敢輕求打攪。所以女人越求得多了。話休絮煩。有个常州  
 理刑廳。隨着察院。巡歷查盤蘇州府的。姓袁。因查盤公署。就在  
 察院相近。不便。亦且天氣炎熱。要个寬廠。所在歇足。縣間借得  
 豪家莊院。送理刑去。在在裡頭。一日將晚。理刑在院中間步。見  
 有一小樓極高。可以四望。隨步登樓。只見樓中塵絲蛛網。蔽戶。  
 是个久無人登的所在。理刑喜他微風遠至。心要納涼。不覺遷  
 延。停立許久。遙望側邊對着。也是一座小樓。樓中有三五個少  
 年女娘。共一个美貌尼姑。啞笑頑耍。理刑倒躲过身子。不使那  
 邊看見。偷眼在窻子偷瞧。只見尼姑與那些女娘。或是搜抱一  
 會。或是勾肩搭背。偎臉接唇。一會。理刑看了半晌。搖着头道。好

作作怪。若是女尼緣何作此等情狀。事有可疑。放在心裡。次日  
 袁某來問道。此間左側有一个是甚麼處。皂隸道。是某翁家  
 功德庵。理刑道。還是男僧在內。女僧在內。皂隸道。止有女僧五  
 人。理刑道。可有香客與男僧來往麼。皂隸道。因是女僧在內。有  
 某翁家做主。男人等間。也不敢進門。何況男僧。多只是鄉官人  
 家女眷們往來。這屋日日不絕的。理刑心疑不定。恰好知縣來  
 參理刑。把昨晚所見。與知縣說了。知縣分付兵快。隨着理刑。擦  
 到尼庵前來。把前後密地圖在。理刑親自進庵來。眾尼慌忙接  
 着。理刑看時。只有四个尼姑。昨日眼中所見的。却不在內。問道。  
 我聞說這庵中有五个尼姑。緣何少了一个。四尼道。庵主偶出  
 理刑道。你庵中有座小樓。從那里上去的。眾尼支吾道。庵中只



是幾間房。子。不會有甚麼。理刑道。胡說。各處看一遍。  
眾尼臥房多看過。果然不見有樓。理刑道。又來作怪。就喚一個  
尼姑。另到一個所在。故意把閒話問了一會。帶了開去。却叫帶  
這三個來。發怒道。你們輒敢在吾面前說謊。方纔這一個尼姑  
已自招了。有樓在內。你們却怎說沒有。這等奸詐可惡。快取援  
來。眾尼慌了。只得說出。道實有一樓。從房裡床側。紙糊門裏進  
去。就是理刑道。既如此。緣何隱瞞我。眾尼姑。非敢隱瞞。爺。實  
是還有幾個鄉宦家。夫人小姐在內。所以不敢說。推官便叫眾  
尼開了紙門。帶了四五个皂隸。彎彎曲曲。走將進去。方是胡梯  
只聽得樓上嘻咲之聲。理刑站住。分付皂隸道。你們去看。有个  
尼姑在上面時。便與我拿下來。皂隸領命。一擁上樓去。只見兩

個閨女。三個婦人。與一個尼姑。正坐着飲酒。是那幾個公人。薰  
上來。喫那一驚不小。四分五落的。却待躲避。眾皂隸一齊動手。  
把那嬌七嫩七的一個尼姑。橫地倒拖。捉將下來。拽到當面。問  
了他臥房在那里。到裡頭一搜。搜出白綾汗巾十九條。皆有女  
子。元紅在上。又有簿籍一本。開載明白。多是留宿婦女姓氏。日  
期。細註。某人是某日。初登。某人是某人。薦至。某女是元紅。某女  
元係無紅。一一明白。理刑一看。怒髮衝冠。連四尼多拿了。帶到  
衙門裡來。廳裡一班女眷。見捉了眾尼去。不知甚麼事。發一齊  
出庵。僱轎各自回去了。且說理刑到了衙門裡。喝叫動起刑來。  
堅稱身是尼僧。並無犯法。理刑又取程婆進來。逐一驗過。多是  
女身。理刑沒做理會處。思量道。若如此。這些汗巾簿籍。如何解



說與穩婆密問道。唯道：「無可疑。」穩婆道：「這小的這個尼姑，雖不見男形，却與女人有些兩樣。」理刑猛想道：「從來聞有縮陽之術，既這一個有些兩樣，必是男子。我記得一法，可以破之。」命取油塗其陰戶，牽一隻狗來舐食。那狗聞了油香，伸了長舌，舐之不止。元來狗舌最熱，舐到十來，小尼焦熱難熬，打一個寒噤，騰的一條棍子，直統出來，且是堅硬不倒。衆尼與穩婆掩面不迭，理刑怒極道：「如此奸徒，死有餘辜。」喝叫拖番，重打四十。又夾一夾棍，教他從實供招。來踪去跡，只得招道：「身係本處游僧，自幼生相似女，從師在上方，学得採戰伸縮之術，可以夜度卜女，一向行自蓮教，聚集婦女好宿，雲游到此庵中，有衆尼相愛，留住，因而說出，能會縮陽爲女，便克做本庵七主。」多與那夫

人小姐們來往，來時誘至樓上同宿，人多不疑，直到引動淫興，調得情熱，方放出內具來，多不推辭，也有剛正不肯的，有個淫興，迹了他，任從住庵，事畢方解，所以也有一宿過，勇不來的，其餘，尽是兩相情願，指望永遠取樂，不想破命亡身，出甘死無辭，方在供招，只見豪家聽了妻女之言，道：「是理刑拿了家庵尼姑去，寫書來，囑托討饒，理刑大怒，也不回書，竟把汗巾簿籍封了，送去豪家見了，羞赧無地，理刑乃判云：

審得王早，係三吳亡命，優優奸徒，借白蓮以惑野首，珠玑初以瀾求，蓬萊教編沙門，未是登岸和尚，嬌藏金屋，改爲入幕，觀音抽玉，並台掌禪床，孰信爲此爲尚，脫金蓮展身，猶榻，誰知是女是男，磨諸鶴入鳳巢，始合閨帷之姆，蛇游左

林

譬和

百家卷

卷三十一

五



宿豈無雲雨之私。明月本無心。照霜閣而寒。居不寒。清風  
原有意。入朱戶而孤。女不孤。寤其居。火其書。方足以滅其  
跡。剖其心。刺其目。不足以足其辜。

判畢。分付行刑的。百鞭用刑。罪佈備受慘酷。那二個粉團也似  
的和尚。恁生愁得過。登時身死。四尼各責三十。官賣了。庵基折  
毀。那小和尚屍首。拋在觀音潭。開得這事。都走去看他。見他陽  
物緊垂。有七八寸長。一似驢馬的一般。及皆掩口。咲道。怪道內  
眷們喜歡他。平日與他往來的大家內眷。聞得此僧事敗。弔死  
了好幾個。這和尚好騙了多年。却死無葬身之所。若蚤回頭。自  
想道。不是久長之計。改了念頭。或是索性。還了俗。娶個妻子。過  
了一世。可不正應着看官們說的道。好騙的也有。這句話  
了。便是人到此時。得了些滋味。酥了心肝。直待至死方休。所以  
凡人一走了這條路。鮮有不出來的。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這是男教爲女的了。而今有一個女教爲男。偷期後得成正果  
的話。洪熙年間。湖州府東門外。有一儒家。姓楊。老兒亡故。一個  
媽七同着小兒子。并一個女兒過活。那女兒年方一十二歲。一  
貌如花。且是聰明。單只從小的三好兩款。有些小病。老媽七沒  
一處不想到。只要保佑他長大。隨你甚麼事也去做了。忽一日  
媽七和女兒。正在那里做繡作。只見一個尼姑步將進來。媽七  
歡喜接待。元來那尼姑是杭州翠浮庵的觀主。與楊媽七來往  
有年。那尼姑也是个花嘴。甜舌之人。平素只貪些風月。菴裡收



拾下兩個後生徒弟。多是通回。此他做些不伶俐勾當的。那時將了一包南棗。一瓶秋茶。一盤白菓。一盤菓子。到楊媽七家來。探望。叙了幾句寒溫。那尼姑看楊家女兒時。生得如何。

體態輕盈。半姿嬌婉。白似梨花帶雨。嬌如桃蕊隨風。緩步輕移。裙拖下。雲雨竿新舞。含羞欲語。傾緣上動一點朱櫻。直儘封涉不生心。便是魯男須動念。

尼姑見了問道。姑娘今年尊庚多少。媽七答道。十二歲了。諸事倒多伶俐。只有一件沒奈何處。因他身子怯弱。動不動三病四痛。老身恨不得把身子替了他。爲這一件上。常是受怕擔憂。尼姑道。媽七可也曾許个愿心。保護保護麼。媽七道。許那一件不做。求神拜佛。許愿禱星。只是不能脫身。不知是什麼悔氣。星

進了命。再也退不去。尼姑道。這多是命中帶來的。請把姑娘八字。典小尼推一推。看媽七道。師父元來又會算命。一向不得知。便將女兒年月日時。對他說了。尼姑做張做智。弄了一回。說道。姑娘這命。只不要在媽七身上。伴便好。媽七道。老身雖不捨得他。離眼前。今要他病好。也說不得。除非過繼到別家去。却又性急。裡沒一个去處。尼姑道。姑娘可曾受聘了麼。媽七道。不曾。尼姑道。姑娘命中犯着孤辰。若許了人家時。這病一發了。不得。除非這個着落。方合得姑娘貴造。自然壽命延長。身体旺相。只是媽七自然捨不得的。不好放齒。媽七道。只要保得沒事時。隨着那里去。何妨。尼姑道。媽七若割捨得下時。將姑娘送在佛門。做外國外之人。消災增福。此爲上着。媽七道。師父所言甚好。這是佛



天面上功德。我雖是不忍拋撇。譬如多病多痛死了。沒奈何走了這一着罷。也是前世有緣。得典師父廝熟。倘若不棄。便送小女典師父做個徒弟。尼姑道。姑娘是一點福星。若在小庵佛面上。也增多少光輝。實是萬分之幸。只是小尼怎做得姑娘的師父。媽七道。休恁地說。只要師父擡舉他一分。老身也放心得下。死姑道。媽七說那里話。姑娘是何等之人。小尼敢怠慢他。小菴雖則貧寒。靠着施主們看覷。身衣口食。不致淡泊。媽七不必掛心。媽七道。恁地得選個日子。送到庵便了。媽七一頭看曆日。一頭不覺簌七的掉淚。尼姑又勸慰了一番。媽七揀定日子。留尼姑在家住了兩日。僱隻船叫女兒隨了尼姑出家。母子兩個抱頭大哭一番。女兒拜別了母親。同尼姑來到庵裡。與眾尼相見。

了。拜了師父。擇日與他剃髮。取法名叫做靜觀。自此楊家女兒便在翠淨庵做了尼姑。這多是楊媽七沒主意。有詩為証。

弱質雖然為病魔。無常何必便來拖。

等閒送上空門路。却使他年自擇窩。

你道尼姑為甚撇殺楊媽七。把女兒出家。元來他日常要做些不公不法的事。全要那幾個後生標緻徒弟。做個牽頭。引得人動。他見楊家女兒十分顏色。又且媽七只要保扶他長成。有甚事不依了他。所以他將机就計。以推命做個入話。唆他把女兒送入空門。取他做了徒弟。那時楊家女兒十二歲上。情竇未開。却也不以為意。若是再大幾年的。也抵死不從了。自做了尼姑之後。每常或同了師父。或自己一身。到家來看母親。一年也往



來幾次。媽七本是愛惜女兒的。在身邊時節。身子畧七有些不爽利。一分便認做十分。所以動不動。憂愁思慮。離了身。便有些小病。却不在眼前。倒省了許多煩惱。又且常見女兒到家。身子健旺。女兒怕娘記掛。口裡只說舊病一些不痊。爲此那媽七一發信道。該是出家的人。也倒不十分懸念了。話分兩頭。却說湖州黃沙街裡。有一个秀才。復姓聞人。單名一个嘉字。乃是祖貫紹興。因公公在烏程處做。招籍過來的。面似潘安。才同子建。年十七歲。堂上有四十歲的母親。家貧未有妻室。爲他少子。英俊。又且氣質閑雅。風流瀟灑。十分在行。朋友中沒一个不愛他敬他的。所以時常有人資助他。至於遊游晏飲。一發少他不得。但是朋友們相聚。俱以聞人生不在爲歉。一日正是正月中旬。

天氣梅花盛發。一个後生朋友喚了一隻游船。拉了聞人生往杭州要子。就便往西溪看梅花。聞人生稟過了母親同去。一日夜到了杭州。那朋友道。我們且先往西溪看了梅花。明日進去。便叫船家把船撐往西溪。不上个把時辰到了。泊船在岸。聞人生與那朋友。步行上岸。叫僕從們挑了酒盒。相挈而行。約有半里多路。只見一个松林。多是合抱不交的。樹林中隱隱一座菴。觀周圍一帶粉牆包裹。向陽兩扇八字牆門。門前一道溪水。甚是僻靜。兩人走到菴門前。問看那菴門掩着。裡面却像有人窺覷。那朋友道。好个清幽菴院。我們扣門進去。討盃茶喫了。去何如。聞人生道。還是趁早去看梅花要緊。轉來進去不遲。那朋友道。有理有理。拽開脚步便去。頃刻間。聽到兩人看梅花時。但見



爛銀一片。碎玉千重。幽韻襲和風。買午異香。還較遜。步  
映飛日。西子靚妝。應不如。綽約幹龍傲。冰霜。參差影。偏宜  
風月。騷人題咏。安能盡。韻客盃盤。何日休。

兩人看了。閒玩了一回。便叫將酒盒來。開懷暢飲。天色看看晚  
來。酒已將盡。兩人喫了半酣。取路回舟中來。那時天色昏黑。只  
要走路。也不及進菴中觀看。急上下船。過了一夜。次早松木塲  
上。嘔不題。且說那個菴。正是翠浮菴。便是楊家女兒出家之處。  
那時靜觀已是十六歲了。更長得儀容絕世。且是性格幽閑。日  
常有這些俗客往來。也有注目看他的。也有言三語四挑逗他  
的。衆尼便嘻笑趨陪。殷勤款送。他只淡兀相看。分毫不放在心  
上。閑常見衆尼每幹些勾當。只做不知。閉門靜坐。看些古書。寫

些詩句。再不輕易出來走動。也是機緣湊泊。適纔聞人生菴前  
閑看時。恰好靜觀偶然出來閑步。在門縫裡窺看。只見那間人  
生。逸致翩翩。有出塵之態。靜觀注目而視。看得仔細。見聞人生  
去遠了。恨不得趕上去飽看一回。無聊無賴的。只得進房。心下  
想道。世間有這般美少年。莫非天仙下降。人生一世。但得恁地  
一個。便把終身許他。豈不是一对好姻緣。奈我已墮入此中。這  
事休題了。嘆口氣。噙着眼淚。正是。

啞子漫嘗黃柏味。 難將苦口向人言。

看官聽說。但凡出家人。必須四大俱空。自己發得念盡。死心塌  
地。做个佛門弟子。早夜修持。凡心一點不動。却纔算得有功行。  
若如今世上。小時憑着父母蠻做。動不動許在空門。那曉得起



頭易到底難。到得大來。得知了這些情欲滋味。就是強制得來。原非他本心所願。爲此就有那不守分的。污穢了禪堂佛殿。正叫做作福不如避罪。奉勸世人。再休把自己兒女。送上這條路。來閒話休題。却說聞人生自杭州歸來。荏苒間又過了四個多月。那年正是大比之年。聞人生已從道間取得頭名。此時正是六月天氣。却不甚熱。打點束裝上杭。他有个姑娘。在杭州閨內。黃主事家做孤孀。要去他庄上尋間清涼房舍。靜坐幾時。看了出行的日子。已得朋友們資助了些盤纏。安頓了母親。僱了隻航。也帶了家僮阿四。攜了書囊。前往。纔出東門。正行之際。岸上一个小和尚。說着湖州話。叫道。船是上杭州去的麼。船家道。正是。這一位科舉相公上去的。和尚道。既然如此。可帶小僧一搭。舟

金依例奉上。船家道。師父杭州去做甚麼。和尚道。我出家任隱寺。今到俗家探親。却要回去。船家道。要問船裡相公。我們不敢自主。只見那阿四便鑽出船頭上來。嚷道。這不識時務小禿驢。我家相公正去鄉試。要討采頭。撞將你這一件禿光。不利市的物事來。去便去。不去時。我把水變露。上一頭水。替你洗潔罷了。那个亂代頭。你道怎地叫做亂代頭。昔人有嘲請和尚說話道。此非治世之頭。乃亂代之頭也。蓋爲亂卯二字音相近。阿四見家生與朋友們戲謔。曾說過。故此學得這句話。罵那和尚。和尚道。我不識問。也不冲撞了甚麼。何消得如此。喚聞人生在船裡聽見。推窓看那和尚。且是生得清秀嬌嫩。甚覺可愛。又自說是靈隱寺的和尚。便想道。靈隱寺去處。山水最勝。我便



帶了這和尚去。與他做个相知往來。到那里做下處也好。慌忙出來。喝住道。小廝不要無理。鄉理間的師父。既要上杭時。便下船來做伴。同去何妨。也是緣分。該如此。船家得了這話。便把船攏岸。那和尚一見了聞人生。吃了一驚。一頭下船。一頭聽着聞人生。只顧看。聞人生想道。我眼裡也從不見這般一个美貌長老。容色絕似女人。若使是女身。豈非天姿國色。可惜是小和尚了。和他施禮罷。進艙裡坐定。却值風順。拽起片帆。船去如飛。兩個在艙中各問姓名了畢。知是同鄉。只說着一樣的鄉語。一發投機。聞人生見那和尚談吐雅致。想道。不是个庸僧。只見他一雙媚眼。不住的把聞人生上下只顧看。天氣暴暑。聞人生請他寬了上身單衣。和尚道。小僧生性。不十分畏暑。相公請自便看。

看天晚。喫了此夜飯。聞人生便讓和尚洗澡。和尚只推是不消。聞人生洗了澡。已自困倦。挑倒頭。只尋睡了。阿四也往梢上去自睡。那和尚見人睡靜。方滅了火。解衣與聞人生同睡。却自翻來覆去。睡不安穩。只自嘆氣。見聞人生已睡熟。悄悄坐起來。伸隻手把他身上摸着。不想正摸着。他一件蹠尖尖硬篤篤的東西。捏了一把。那時聞人生正醒來。伸了腰。那和尚流水放手。輕七的睡了倒去。聞人生却已知費。想道。這和尚倒來惹騷。恁般一个標緻的。想是師父也不饒他。倒是慣家了。我便與他來男風一度。也使得。如何肉在口邊不吃。聞人生正是少年高典的時節。便爬將過來。與和尚做了一頭。伸將手去摸時。和尚做一團兒睡着。只不做聲。聞人生又摸去。只見軟團上兩隻奶兒。聞



人生想道。這小長老又不肥胖。如何有恁般一對好奶。再去撈他後庭時。那和尚却像驚怕的。流水翻轉身來。仰臥着。問人生。却待從前面抄將過去。纔下手。却摸着前面。高聳七似饅頭般。一團肉。却無陽物。問人生。倒吃了一驚。道。這是怎麼說。問他道。你實說是甚麼人。和尚道。相公不要則聲。我身實是女尼。因怕路上不便。假稱男僧。問人生道。這等一發有緣。放你不過了。不問事由。跳上身去。那女尼道。相公可憐小尼。還是個女身。不曾破肉的。從容些則个。問人生。此時慾火正高。那里還管。候閉兩般。徑將陽物直搗。無奈那尼姑含花未慣。風和雨。怎當。問人生。只發忙施雨。典風。遷延再四。方沒其身。那女尼只得蹙眉。嚙指。忍耐。霎時雲收雨散。問人生道。小生無故。得遇仙姑。知是睡裡。

夢裡。須道。任止。詳細好圖。後會。女尼便道。小尼非是別處人氏。就是湖州東門外楊家之女。爲母親所誤。將我送入空門。今在西溪翠浮菴出家。法名靜觀。那里菴中。也有來往的。都是些俗子村夫。沒一个看得上眼。今年正月間。正在門首閒步。看見相公在門首站立。儀表非常。便覺神思不定。相慕已久。不想今日不期而會。得諧魚水。正合夙願。所以不敢推拒。非小尼之淫賤也。願相公勿認做萍水相逢。須爲我圖个終身便好。問人生道。尊翁尊堂。還在否。靜觀道。父親楊某。亡故已久。家中還有母親與兄弟。昨日看母親來。不想遇着相公。相公會娶妻未。問人生道。小生也未有室。今幸遇仙姑。年貌相當。正堪作配。况是同郡儒門之女。豈可埋沒于此。須商量个長久見識出來。靜觀道。我



身已托于君。必無二心。但今日事体匆忙。一時未有良計。小巷  
離城不遠。且是僻靜清涼。相公可到。我菴中作寓。早晚可以攻  
書。自有道者。在外打齋。不煩薪水之費。亦且可以相聚。日後相  
個機會。再作區處。相公意下何如。聞人生道。如此甚好。只恐同  
伴不容。靜觀道菴中止。有一个師父。是四十以內之人。色上且  
是要緊。兩個同伴。多不上二十來年紀。他們多不是清白之人。  
平日與人來往。只在我眼裡。那有及得你這樣仗表。若見了你。  
定然相愛。你便結識了他們。以便就中取事。只怕你不肯留。那  
有不留你之事。聞人生所罷。欢喜無限道。仙姑高見極明。既恁  
地來。早到松木塲。連我家小厮。打發他隨船回去。小生與仙姑  
同往便了。說了一回。兩個接抱的有興。再講那款款起來。正是

平生未解到花開。候到花開骨盡寒。

此際不知真典夢。幾回暗裡抱頭看。

事畢。只所得晨雞亂唱。靜觀恐怕被人知覺。連忙披衣起身。船  
家忙起來行船。阿四也起來伏侍。梳洗吃早飯罷。趕早過了關。  
阿四問道。那里歇船。好到黃家去問下處。聞人生道。不消得下  
處了。這小師父寺中有空房。我們竟到松木塲上岸罷。船到松  
木塲。只說要到靈隱寺。僱了一个脚夫。將行李一擔挑了。聞人  
生分付阿四道。你可隨船回去。對安人說。不消記念我。只在  
這師父寺裡看書。塲畢。我自回來。也不須教人來討信。得打發  
了。看他開了船。聞人生總與靜觀僱了兩乘轎。擡到翠浮菴去。  
另與脚夫說過。叫他跟來。霎時到了。還了轎。脚夫靜觀引了



聞人生進菴道。這位相公。要在此做下處。過科舉的。衆尼看見。笑臉相迎。把聞人生看了。又看。愈加歡愛。殷勤的陪過了。茶。收拾一間潔淨房子。安頓了行李。吃過夜飯。沐了浴。少不得。纔是那菴主起手。快樂一宵。此後這兩個。你爭我奪。輪番伴宿。靜觀恬然不來兜攬。讓他們歡暢。衆尼無不感激。靜觀滾了月餘。聞人生也自支持。不過。他們又將人參湯香薰飲蓮心園眼之類。調理聞人生。無所不至。聞人生倒好受用。不覺已是穿針。過期。又值七月半孟蘭會。大齋時節。杭州年例。人家做功果。點放河燈。那日。還是七月十二日。有一个大戶人家。差人來菴裡。請師父們念經。做功果。菴主應承了。衆尼進來。商議道。我們大衆去做道場。十三至十五日。三日停留。聞官人在此。須留一人

相陪便好。只是忒便宜了他。只見兩尼。你也要住。我也要住。靜觀只不做聲。菴主道。人家去做功果。我自然推不得。不消說。聞官人原是靜觀引來的。你兩個討他便宜多了。今日只該着靜觀在此相陪。也是公道。衆尼道。師父處得有理。靜觀暗地欢喜。衆尼自去收拾。法器經箱。連老道者多往那家去了。靜觀送了出門進來。對聞人生道。此非久恋之所。怎生作个計較便好。今試期日近。若但迷恋于此。不惟繫挂無分。亦且身軀難保。聞人生道。我豈不知。只爲難捨着你。故此強由。衆歎。非吾願也。靜觀道。前日初會你時。非不欲。即從你作脫身之計。因爲我在家中來。中途不見了。菴主必到我家裡要人。所以不依。今既在此多時了。我乘此無人在菴。與你逃去。他們多是與你有染的心頭。



病怕露出來。料不好追得你。聞人生道。不如此說。我是個秀才。家中况有老母。若同你逃至我家。不但老母驚異。未必相容。亦且你菴中追尋得着。經動官府。我前程也难保。何況你身子。不知作何着落。此事行不得。我意欲待赴試之後。如得一第。娶你不难。靜觀道。就是中了個舉人。也沒有就娶个尼姑的理。况且万一不中。又却如何。亦非長算。我自出家來。與人寫經寫疏。得人襯紉。積有百來金。我撇了這裡。將了這些東西。做盤纏。尋一个寄跡所在。等待你名成了。再從容家去。可不好。聞人生想。一想道。此言有理。我有姑娘嫁在這裡。閉內黃鄉宦家。今已守寡。極是奉佛。家裡社上。造得有小庵。晨昏不斷香火。那菴中。曾燒香。点燭的老道姑。就是我的乳母。我如今不免把你此情。告

知姑娘。領你去放在他家家菴中。托我奶娘。相伴着。你也是衙院人家。誰敢來盤問。你如一面留頭長髮。待我得意之後。以禮聘娶。豈不妙哉。倘若不中。也等那時髮長。便到。此無碍了。靜觀道。這個却好事。不官遲。作急就去。若三日之後。便做不成了。當不聞人生。就奔至姑娘家去。見了姑娘。姑娘道。罷寒温。問道。我久在此望你。該來科舉了。如何今日纔來。有下。也未曾聞人。生道。好。叫姑娘得知。小侄因爲做下。尋出一件事頭來。特求姑娘周全。則个。姑娘道。何事。聞人生造个。道。小侄那里有一个業師楊某。亡故多時。他止有一女。幼年間。就與小侄相認。後來被个尼姑拐了去。不知所向。今小侄貪靜。尋下。在這裡西溪地方。却在翠浮菴裡。撞着了。他。且是生得人物十全了。他心



不願出家。情愿跟着小侄去。也是前世姻緣。又是故人之女。推却不得。但小侄在此利舉。怕惹出事來。若帶他家去。又是个光頭不便。欲待當官告理。場前沒閒工夫。亦且沒有閒使用。我想姑娘此匹。有个家菴。是小侄奶子在裡頭管香火。小侄意欲送他來姑娘菴裏頭暫住。就是万一他那里曉得了。不过在女眷人家看火菴裡。不爲大害。若是到底無人跟尋。小侄待鄉試已畢。意欲典他完成這段姻緣。望姑娘作成則个。姑娘笑道。你尋着了个陳妙常。也來求我姑娘了。既是你師父之女。怪你不得。你既有意要成就。也不好叫他在菴裡住。你典他多是少年心性。若要往來。恐怕玷污了我佛地。我住中自有淨室。我收拾典他往下。叫他長起髮來。我自叫了髮伏侍。你亦可以長來相配。

若是晚來無人。叫你奶子伴宿。此爲兩便。聞人生道若得如此。姑娘再造之恩。小侄就去領他來拜見姑娘了。別了出門。就在門外叫了一乘輪。竟到翠浮菴裡。進菴。典靜觀說了。適纔姑娘的話。靜觀大喜。連忙收拾將自己所有。盡皆檢了出來。聞人生道。我只把你藏過了。等他們來家。我不妨仍舊再來走走。使他們不疑心。着我的行李。且未要帶去。靜觀道。敢是你典他們業根未斷。麼。聞人生道。我專心爲你。豈復有他恋。只要做得沒个痕跡。如金蝉脫壳。方妙。若他坐定道。是我無得可疑了。正是利場前。利害頭上。萬一被他們官司絆住。不得入試。怎好。靜觀道。我平時常獨自一个家去的。他們問時。你只推偶然不在。不知我那里去了。支吾着他。他定然疑心。我是到娘家去。未必追



尋到得後來。曉得不在娘家。你場事已畢了。我與你別作計較。離了此地。你是隔府人。他那里來尋你。尋着了也。只索白賴計。議已定。靜觀就上了轎。聞人生把菴門掩上。隨着步行。竟到姑娘家來。姑娘一見靜觀。清頭白臉。桃花般的頭頰。吹彈得破的皮肉。心裡也十分喜歡。笑道。怪道我家侄兒看上了你。你只在庄上內房裡住。此處再無外人敢出門的。只管放心。對着聞人生道。我庄上房中。你亦可同住。但你若竟住在此。恐怕有人跟尋得出。反為不美。況且要進場。還須別尋下處。聞人生道。姑娘見得極是小侄。只可暫來。從此靜觀只在姑娘庄裡住。聞人生是夜也就同房宿了。明日別了去。另尋下處。不題。却說翠浮菴三个尼姑。做了三日功果回來。到得菴前。只見菴門虛掩的。走將進去。靜悄不見一人。驚疑道。多在何處去了。他們心上。緊的是聞人生。靜觀倒是第二。忙急到聞人生房裡去看。行李書廂都在。心裡又放下好些。只見不見了靜觀。房裡又收拾的乾乾淨淨。不知甚麼緣故。正委決不下。只見聞人生跛將進來。眾尼哄逐。顏開道來了。菴上一把抱住。且不及問靜觀的說話。嘆道。隔別三日。心癢難熬。今且到房中一乘。也不顧這兩個小尼口饒。徑自去做事了。聞人生只得勉強奉了。酣暢一度。纔問道。你同靜觀在此。他那里去了。聞人生道。昨日我到城中去了一日。天晚了來不及在朋友家宿了。直到今日來。不知他那里去了。眾尼道。想是見你去了。獨自一個沒情緒。自回湖州去了。他在此獨受用了兩日。也該讓七我們等他去。去再題。因食



着闖人生快樂。把靜觀的事。到丟在一邊了。誰知闖人生心。却不在此。鬼混了兩三日。推道要到場前尋下。眾尼不好阻得。把行李挑了去。眾尼千鈞萬鈞道。得空原到這里來住。闖人座滿口應承。自去了。菴主過了幾日。不見靜觀。消耗放心不下。叫人到楊媽家問。說是不會回家。吃了一驚。恐怕楊媽上來看。急倒不敢聲張。只好密密探听。又見闖人生一去不來。心裡方纔有些疑惑。時要去尋他盤問。却不曾問得下。那里只得忍耐着。指望他場後還來。只見三場已畢。又等了幾日。闖人生脚影也不見來。元來闖人生場中甚是得意。出場來。竟到姑娘庄上。此靜觀一廼了。那里還想着翠浮菴中。菴主與二尼望不見。到恨滿天下。有這樣薄情的人。爭觀未必不是他拐去了。

不然便是這樣不來。也沒解說。思量要把拐騙來告他。又礙着自家多洗不清。怕惹出禍來。正商量到場前尋他。或是問到他湖州家裏去。炒他。終是女人輩。未有定見。却又撞出一場巧事來。說話間。忽然門外有人敲門。得眾尼多心裡疑道。敢是闖人生來也。齊走出來。開了門看。只見一乘大轎。三四乘小轎。多在門首歇着。敲門的家人報道。安人到此。菴主却認得是下路來的某安人。慌忙迎接。只見大轎裡安人走出來。傍邊三四個。眾娘出轎來。擁着進菴坐定了。與盪過。獻茶已畢。安人打發家人們到船上候候。我在此過午下船。家人們各去了。安人走進菴主房中來。安人道。自從我家主亡過。我就不曾來此。已三年了。菴主道。安人。今日貴脚臨賤地。想是完了孝服。纔來燒香的。



安人道。正是菴主道。如此秋光正好。問要安人嘆了一口氣道。有甚心情游耍。菴主有些難料。挑他道。敢是爲沒有了老爹。冷淨了些。安人起身。把門掩上。對菴主道。我一向把心腹待你。你不要見外。我和你說句知心話。你方纔說我冷淨。我想我止隔得三年。尚且心情不奈煩。何況你們。終身獨守。如何過了。菴主道。誰說我們獨守。不瞞安人說。全虧得有人把主兒相伴。一相伴。不然冷落死了。如何熬得。安人道。你如今見有何人。菴主道。有个心上妙人。在這里科舉的小秀才。這兩日一去不來。正在此設計商量。安人道。你且丟着此事。我有一件好事作成你。你只心典我做着。管教你快活。菴主道。何事。安人道。我前日在昭慶寺中進香。下房頭安歇。這房頭有个未淨頭的小和尚。生得

標緻異常。我瞞你不得。其实隔絕此事多時。恐不佳動火起來。因他上來送茶。他自道年幼不避忌。軟嘴場舌。甚是可愛。我一時迷了。還開了人。抱他上床。要試他做做此事看。誰知這小厮。深知滋味。比着大人家。更是雄健。我实是心手在他身上。捨不得他了。我想了一夜。我要帶他家去。須知我是寡居。要防生人眼。恐怕壞了名聲。亦且拘拘束束。躲上閃閃。怎能勾像意。我今與師父商量。把他來。師父這里淨了頭。他面貌嬌嫩。只認做尼姑。我歸去後。師父帶了他。竟到我家來。說是師徒兩個來投我。我供養在家裡菴中。連我合家人。只認做你的女徒。我便好像意做事。不是神鬼不知的。所以今日特地到此。要你做這大事。你若依得。你也落得些快活。有了此人。隨你心上人也放得下。



了。菴主道。安人高見妙策。只是小尼也沾沾手。恐怕安人吃醋。安人道。我要你幫襯做事。怎好自相妬忌。到得家裡。我还要牽你來。做了一床。等外人永不疑心。方纔是妙哩。菴主道。我的知心的。安人這等說。我死也替你去。我這裡三個徒弟。前日不見了一個小的。今恰好把來抵補。一發好瞞生人。只是如何得他到這裡來。安人道。我約定他在此。他許我背了師父。隨我去的。敢就來也。正說之間。只見一个小尼敲門進房來。道。外邊一个撇頭小夥子。在那里問安人。安人忙道。是了。快喚他進來。只見那小夥望內就走。兩個小尼見他生得標緻。个个眉花眼笑。安人見了。点上頭。叫他進來。他見了菴主。作个揖。菴主一眼不霎。估定了看他。安人拽他手過來。問菴主道。我說的如何。菴主道。

拍眼花。見了善才童子。身子多軟。癱了。安人喚將起來。菴主自到。當下着齋。就把這些話。與二个小尼說了。小尼多咬着精頭。道。有此妙事。菴主道。我多分隨他去了。小尼道。師父撒了我們。自去受用。菴主道。這是天賜我的。我食。你們在此。料也不空過。大家哄耍了。一回。菴主復進房中。只見安人拉着小夥。正在那里說話。見了菴主。忙在扶手匣裏。取出十兩一包銀子來。與他道。只此爲定。我今留此子在此。我自開船先去了。十日之內。望你兩人到我家來。千萬勿悞。安人又叮囑那小夥。幾句話。出到堂屋裡。吃了齋。自上轎去了。菴主送了出去。關上大門。進來見了小夥。真是黑夜裡拾得一顆明珠。且來接他去親嘴。把手摸他陽物。兒。擗上。搯上。後生家火動了。一直挺將起來。菴主忙解。



拍案驚奇 卷三十四  
就他弄了一度。喜不可言。對他道：今後我與某安人合用的。只道幾夜且讓七我着。事畢就取剃刀來與他落子髮。仔細看一看。笑道：也到與靜觀差不多。到那里少不得要个法名。仍叫做靜觀罷。是夜就同菴主一床睡。子激得兩個小尼姑。燕乾了唾沫。明日收拾了。叫个船。竟到下路去。分付兩個小尼道：你們且守在此。我到那里看光景。若好。稍个信與你們。畢竟不來。隨你們散家去罷。楊家有人來問。只說靜觀隨師父下路人家去了。兩尼也巴不得師父去了。大家散火。連吉答應道：都理會得。從此老尼與小尼同下船來。人面前認爲師弟。晚夕上只做大妻。不多幾日。到了那一家。充做尼姑。進菴住好。安人不時請師徒進房留宿。常是三個做一床。尼姑又教安人許多取保

法三个

方蓋亞尔人。只多得一頓頭。只與潘德那少年男子不敵。兩個中年老陰。幾年之間。得病而死。安人哀傷。醉悶。也不久亡故。老尼被那家尋他事故。告了他偷盜。盜了追贓。死于獄中。這是後話。且說翠淨菴。自從菴主去後。靜觀的事。一毫無人提起。安安穩穩。住在庄上。只見揭了曉。開人生已中了經魁。喜上歡上。來見姑娘。又私下與靜觀相見。各各快樂。自此日裡在城中完這些新中式的世事。晚上到姑娘庄上。與靜觀歇宿。密地叫人去翠淨菴打聽。已知菴主他往。兩小尼各归俗家去了。菴中空鎖在那里。回復了龍魂。掉下了老大一个吃路。開人生事体多定。思要且湖州來。與姑娘商議。靜觀髮未長。娶回不得。仍留在姑娘這里。待我去會試再處。靜觀又囑付道：連我母親處也未可



使

梳

性貞

榮

使他知道我出家是他的主意如何驀地還俗且得我頭髮長了。典你雙旦他總拘不得。聞人生道多是有見識的話。別了到家拜過母親把靜觀的事並不提起。到得十月月底要去會試。來見姑娘此時靜觀頭髮齊肩可以假得個假髮了。聞人生道欲帶他去會試。姑娘勸道我看此女德臨濫淑堪為你配。既要欲帶他去會試。豈可仍復私下帶來帶去。不像事體。仍留在庄上住下。待你會試得意榮日把髮已長。此時只認是我的繼女。迎旦花燭豈不正氣。聞人生見姑娘說出一段大道理話。只得忍情與靜觀別了。進京會試果然一舉成名。中了二甲。禮部觀政。同年錄已先刻了。聘楊氏。就起一本給假旦娶。奉旨竟准給花紅表禮。以備喜筵。馳驛還家。拜過母親。母親聞知且喜。道

你自幼未曾聘定。今娶何人。聞人生也巧教母親得知孩兒在杭州姑娘家。有个繼女許下孩兒了。母親道為何我不曾見說。聞人生道母親。後自知是今日吉日。造起采船。花紅鼓樂。竟到杭州。聞內黃家來。拜了姑娘。說了奉旨且娶的話。姑娘大喜道。我前者見說如何。今日何等光采。先與靜觀相見了。執手各道別情。靜觀此時已是內家裝扮了。又道黃夫人待他許多好處。已自認義為乾娘了。黃夫人親自與他種戴了。送上綵轎。下了船。船中趕好日。結了花燈。正是

紅羅帳裡依然兩個新人。錦被窩中各出一般旧物。

到家裡齊齊拜見了母親。母親見媳婦生得標緻。心下喜歡。又見他是湖州人。問道既是杭州娶來。為何說這裡的話。聞人



媽

生方把楊家女兒請出了家。從頭至尾的事說了一遍。母親方纔明白。次日問人生伺了靜觀。竟到楊家來。先拿子壻的帖子與丈母。又一內弟的帖。小舅楊媽只到是錯了。再三不依。女兒只得先自走將進來。叫一聲娘。媽見是一個鳳冠霞披的女眷。吃了一驚。不小。慌忙站起來。一時認不出了。女兒道：娘休驚怪。女兒即是翠浮菴靜觀是也。媽媽聽了聲音。再看面龐。纔認得出。只是有了頭髮。妝扮異樣。若不仔細。也要錯過。媽道：有一年多不見你面。又無音信。後來聞得你同師父到那里下路去了。好不記掛。今年又着人去到菴中。鬼影也無。止自思念。你沒个落處。你因何得到此地。女兒纔把去年塔船相遇。直到此時奉旨完婚。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喜得金楊媽上雙脚。

換

口扯開了。收不攏來。叫兒子去快請姨夫進來。兒子是空中山來的。也儘曉得趨候。便問了問人生進來。一同姊姊站立拜認了楊媽。此時真如睡裡夢裡。媽道：早知你有這一日。為甚把你送在菴裡去。女兒道：若不送在菴中。也不能夠有這一日。當下就接了楊媽。到問家。到門。同坐喜筵。大吹大擂。更餘而散。此後聞人生在宦途。時有蹉跌。不甚像道。年至五十五方得殿金。而婦楊氏女得封恭人。林下偕老。開人生曾遇着高明的相士。問他宦途不利意之故。相士道：犯了少年時風月。損了些陰德。故見如此。聞人生也甚悔翠浮菴少年盪浪之事。當與人話。尼菴不可擅居。以此為戒。這不是偷期得成正果之話。若非前生分定。如何得這樣奇緣。有詩為記。



主婚靡不仗天公。堪嘆人生盡積孽。  
若道姻緣人可強。氤氳使者有何功。

拍案驚奇卷三十五

訴窮漢暫掌別人錢

看財奴才買冤家至

詩云

從來欠債要還錢

冥府於斯倍灼然

若使得來非分內

終須有日復還原

却說人生財物皆有分毫。若不是你的東西。縱然勉強哄得到手。原要一分一毫。填還別人的。從來因果報應的說話。其事非一。難以尺述。在下先揀一個希罕些的說來。做個得勝頭回。晉州古城縣。有一個人。名喚張善友。平日看經念佛。是個好善的長者。渾家李氏。却有些短見。知識要做些小便宜勾當。夫妻兩個過活。不曾生男育女。家道儘從容好過。其時本縣有個趙廷玉。是個貧難的人。平日也守本分。只因一時母親亡故。無錢葬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